

電視劇《玫瑰的故事》改編自作家亦舒的同名小說，由汪俊執導，劉亦菲、佟大為、林更新、霍建華等主演，講述出身優越、相貌出眾的女主角黃亦玫（劉亦菲飾），在藝術品策展領域打拚出一片天地的同時，與合作夥伴莊國棟（彭冠英飾）、學長方協文（林更新飾）、靈魂伴侶傅家明（霍建華飾）、飛行員何西（林一飾）經歷的一系列跌宕起伏的情感故事。

于童



▲林更新（左）飾演的方協文是黃亦玫的學長，兩人結婚並育有一女。

《玫瑰的故事》：亦舒女郎



▲傅家明（右，霍建華飾）是黃亦玫的靈魂伴侶。

作為暑期檔的揭幕劇，電視劇《玫瑰的故事》一經播出便霸佔各大社交平台的話題榜單，同時也刷新騰訊視頻平台都市劇站內熱度的最高值。但是，隨着劇情的逐步展開，圍繞「神仙姐姐」劉亦菲高顏值的討論逐漸被對人設、故事邏輯合理性的質疑取代，也讓亦舒作品的影視改編問題再次成為討論的熱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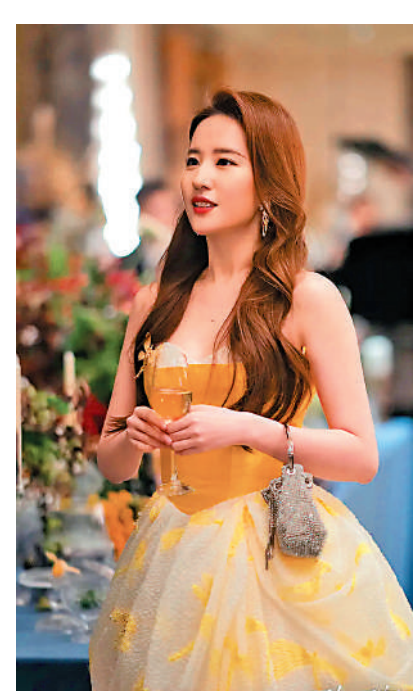
事業線懸浮難有說服力

在原作小說中，亦舒通過女主角的哥哥、小叔、女婿、繼子四位男性的描述建構「黃玫瑰」這個男性理想中的絕代美人形象。她的美讓人驚心動魄，在每一個年齡段都能引得追求者為之拋家捨業、瘋狂迷醉。她雖擁有顯赫的家世、豐富的學識和傲人的文憑，卻對世俗的成就不屑一顧，從未想過靠工作實現自我價值，用她自己的話說她只懂吃穿玩樂，「才不要在枯燥的寫字樓裏坐半輩子的，賺那一萬數千，跟人明爭暗鬥。」她的人生關鍵詞永遠圍繞「愛與被愛」，生命中所有的挫折與美好都來自愛情，在追求愛情的過程中她不計得失、不顧後果，彷彿「愛情至上」主義的化身。「玫瑰」這一角色是小說所塑造的男凝視角世界中的完美女神，其符號意義遠高於角色的真實性，這對於

選擇用「落地」的現實主義風格進行改編的劇組來說無疑是個難題。

電視劇的改編中，編劇在為女主角「黃亦玫」保留原作設定中驚人美貌和優異成績的同時添加一條事業線，讓她從一個不理世俗、為愛而生的「女神」，變成在職場打拚的都市白領，並對原著中的兩段失敗愛情的男主角進行「渣男式」重塑，將PUA、鳳凰男、婆媳衝突、女性婚育成本等熱門議題揉入故事中，試圖書寫一個當代「大女主」追尋真愛成就事業的勵志故事。從對原著的女性視角解構來講，這樣的改編思路未嘗不是一種「與時俱進」的選擇，但最終呈現的效果卻不盡人意。即便為了迎合「女性互助」的熱點將女主職場中的貴人統統設定為女性，對其事業線的塑造依舊無法擺脫國產職場戲懸浮兒戲的常見缺陷而索然無趣。並且，當她陷入對莊國棟（彭冠英飾）的迷戀後利用工作調情的劇情更是讓前期費力營造的「事業心」女主形象垮塌大半，一段浮誇的初戀戲分過後，只能用「鳳凰男」方協文（林更新飾）婚姻中的一地雞毛來表現現實主義的「落地」。但對於觀眾而言，這種「既要又要」的改編也使得黃亦玫的「大女主」形象失去應有的說服力。

的改編困境



▲電視劇《玫瑰的故事》改編自亦舒的同名小說，劉亦菲飾演出身優越、相貌出眾的黃亦玫。

女性自強故事未與時俱進

實際上，由亦舒小說改編的影視作品幾乎都面臨高熱度低口碑的問題，之前熱播的《我的前半生》《喜寶》《流金歲月》《承歡記》在豆瓣的評分均未超過6.5分，《喜寶》甚至低至3.3分進入了當年多家媒體的「年度爛片排行榜」。在這些作品的負面評論中，佔比最高的便是女主角們戴着「大女主」的面具內裏卻還是靠男性力量上位的「戀愛腦」問題。但實際上，這種二重性的根源恰恰來自亦舒在原作中賦予這些角色的



▲莊國棟（彭冠英飾）是黃亦玫的初戀。



▲二〇二〇年電視劇《流金歲月》劇照。

DNA。亦舒的大部分小說寫作於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展現的是經濟飛速發展、商業化語境逐漸成型下的香港都市生活。她筆下的那些在消費文化中生存的「亦舒女郎」的獨立往往是借由正視社會以男性為中心的現實、直面自我物質慾望、坦然利用女性性別紅利的方式完成的。從喜寶到朱鎖鎖再到黃玫瑰，她們理想生活的實現都離不開由富有的「老男人」提供的物質資助，甚至唐晶、蔣南孫等靠自己打拚的職場女性的成功也離不開對自身性別魅力的利用。這種觀念的形成來自於亦舒對當時香港社會精英階層人群的觀察和分析，其背後是對由男權主導的、階級逐漸固化的商業社會中女性生存狀態的焦慮。因此，在強調女性力量崛起要脫離男權話語體系、推崇個人奮鬥反對「戀愛腦」的

當下看來，這些「亦舒女郎」的獨立故事和理念是無法直接照搬到影視作品中的。然而，為了迎合市場對「大女主」題材的追捧，製作方在改編中一面極力保留原作極具話題度的人設背景和愛情故事，一方面又要對其不合時宜的觀念進行剔除並加入內地編導並不擅長的職場事業線描寫，其最終呈現的效果往往不是如《流金歲月》中「從良」的朱鎖鎖般心機女變白甜失去人物魅力，就是像《我的前半生》中「黑化」的羅子君一樣自立變雌雞背離故事初衷。無論哪一種都無法得到觀眾的好評。

因此在筆者看來，借活在四十年前的「亦舒女郎」的軀殼和熱度製作出的「大女主劇」無論在社交平台上引發多少討論，其劇作的本體依舊是「美則美矣，毫無靈魂」。

「香港電影巡禮」走進金邊 反響熱烈

【大公報訊】由亞洲電影大獎學院主辦，文創產業發展處及電影發展基金、香港駐曼谷經濟貿易辦事處資助，柬埔寨電影發行商Westec Media Limited協辦的「香港電影巡禮」柬埔寨金邊站日前舉行開幕儀式。香港多位電影人包括《九龍城寨之圍城》出品人陳羅超、監製莊澄、演員喬靖夫，《卧底的退隱生活》導演高子彬及演員鄧月平，《白晝如焚》監製張潔妮出席是次開幕，為7月3至7日期間舉行的「香港電影巡禮」放映活動及展出至8月4日之「香港電影·都市活力」展覽揭幕。

選映七部港片 主題展覽吸睛

是次活動首度於柬埔寨金邊舉行，其間將放映七部精選香港電影，包括《九龍城寨之圍城》、《金手指》、《卧底的退隱生活》、《但願人長久》、《白晝如焚》、《潛行》及《花樣年華》。除放映外，亦進行影人對談、訪問及「香港電影·都市活力」展覽，重現六部近年香港電影作品中讓人印象深刻的場景，展現香港城市景致和生活文化的多樣性。《九龍城寨之圍城》超過159萬人次入場，票房直逼1億1千萬，成為香港電影入場人次冠軍。陳羅超出席活動時表示：「每日的票

房都是意料之外，從各地傳來的喜訊，受到多個地方的觀眾喜愛，令我們對這部電影更有信心，接下來電影會在亞洲四至五個國家包括日、韓上映，希望更多觀眾喜歡《九龍城寨之圍城》和香港電影。」該電影團隊來到金邊，亦感受到當地人的熱情。鄧月平大讚當地人友善，並表示感受到當地人很喜愛香港電影，令她充滿熱血，很想快些在港拍多些好作品，同時亦為《九龍城寨之圍城》的佳績感鼓舞。「《九龍城寨》最近在亞洲不同地方掀起熱潮，為香港增光，令我作為香港電影的一分子感驕傲，希望投資者及製作人能對香港電影有更多的信心。」

華語作品贏盡口碑

今年康城影展的華語參展作品不少，除了鄭保瑞的《九龍城寨之圍城》及陳可辛的《醬園弄》入圍非競賽單元外，還有內地導演賈樟柯最新作品《風流一代》入選競賽部分，而管虎的《狗陣》亦入選「一種關注」單元，最終奪得該單元的最佳影片獎。

《風流一代》是賈樟柯繼《江湖兒女》後睽違六年的新作，康城首映後不少外國影評人皆對影片讚不絕口，稱本片乃賈樟柯一次詩意盎然的電影實驗。作為熟悉賈樟柯電影的影迷，筆者卻難以投入，甚至認為本片只屬他的習作而已。本片大概三分之二皆剪輯自其前作的未用片段，這些片段雖從沒在前作出現，但無論場景以至角色的髮型與服裝等，都叫人聯想到舊日的場面。趙濤於片初出現時，每每叫人想起《任逍遙》及《三峽好人》等片的場景，令看官很難投入本片的重構敘事當中。當然，賈樟柯聰明地以字幕卡及全新拍攝片段（主要出現於最後半小時）去組成全新的故事，亦於片末以疫情期間的狀況去審視內地過去二十年的發展與變遷，導演甚至因利乘便安排趙濤於全片都沒有對白，甚有噱頭。可是，影片整體上予人一種支離破碎及拼湊之感，人物的關係亦難以深入描寫，跟早期作品不落俗套的動人情感相去甚遠。

至於管虎的《狗陣》則為影迷帶來驚喜。影片描寫彭于晏飾演的二郎剛剛刑滿出獄，回到家鄉的西北小鎮，老父患上重病之餘，亦無法融入社會。幸好他遇上一隻流浪黑狗，在艱苦生活中跟他互相扶持，由敵對變成互相倚賴，一起找到救贖重過新生。管虎以平實手法捕捉西北的壯麗景色，展現出敏銳的觸覺與幽默感，對動物的處理亦相當可喜。不過主題上的避重就輕，且略嫌過於堆砌溫情，未能盡顯現實狀況，加上佟麗婭的角色欠缺發揮，有點可惜。有趣的是，賈樟柯於此片中客串一角，令他於本屆康城影展中同時有兩部作品參展。（「康城直擊系列之五」，全篇完）

王勳



▲《九龍城寨之圍城》團隊代表陳羅超（左起）、張潔妮、莊澄及喬靖夫出席開幕活動。

▶《卧底的退隱生活》導演高子彬（左）及演員鄧月平「打卡」展覽。

▼「香港電影巡禮」柬埔寨金邊站開幕，一眾嘉賓合影。